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四十回 胡太尊鴉奔償素願 張買辦中菁詠新台

話說胡雅士見府尊已經答應，心下十分歡喜，回到公館，蘇氏已恭候多時了。一見面，蘇氏就問我們宗漢的事怎麼了？胡大人可曾去過？胡雅士道：「我才從府衙裡回來。」蘇氏道：「可有點子眉目麼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這知府偏是個膽小鬼，我向他討保，他回我並非不肯用情，實是撫憲電飭辦理的公事，沒有電稟請示，怎敢擅專，萬祈原諒。他拿出這樣的大帽子來，我倒不好拿他怎樣了？」

說著，面孔上顯露出一副失望的樣子。蘇氏道：「這麼說時，胡大人也無能為力了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法子呢還有一個，不過稍微費點子時光，我已擬好一個電稿，想馬上發到撫憲衙門去，把宗漢兄被誣情形，細細稟明撫憲。只要撫憲一答應，就容易辦了。」

蘇氏聽了，重行道謝。胡雅士留蘇氏公館中便飯，蘇氏執意不肯，胡雅士叫姨太太出來邀留，蘇氏情不可卻，只得答應。自此蘇氏便常在胡雅士公館中走動。卻說汪宗漢被捕以後，連審幾堂，矢口不承，縣老爺已得府尊的命令，便把他用起刑來，天平夾棍，火練荊條，件件奉承周到。汪宗漢究竟是個怯弱書生，如何任受得起？只得胡供承招。

電稟上去，回電叫辦一個終身監禁。蘇氏得著消息，真哭得死去活來。胡雅士叫姨太太過去解勸，自己也借解勸為名，常常到蘇氏那裡搭談，並稱終身監禁的罪名，也是自己打電到撫憲那裡去求下來的，不然撫憲定要拿他正法呢。蘇氏聽了，忙又起身道謝。

胡雅士與汪宗漢夫人，要好得一家人似的，不多幾時，胡雅士放出偷香手段，就和蘇氏暗中成就了這件事兒，眷屬疑仙，姻緣美滿，兩人的得意，自不必說。又過了半年，蘇氏索性嫁給了胡雅士作為三房姨太太，汪宗漢的家資什物，盡作為蘇氏嫁妝，只便宜了胡雅士一個兒，人財兩得，名利雙收。

小說家常套，叫做有話便長，無事便短，胡雅士在釐捐局當差，轉瞬一年期滿。比較收數，略略虧短了點子，藩台說他辦事不力，就把他的差使撤掉了。胡雅士只得收拾行李，仍回上海而來。一到碼頭，先去拜望張咸貴，問起費春泉等一班朋友，咸貴道：「現在的上海，真是今非昔比。你去了一年，這一年中，錢莊倒了三回，幾個資本家東扯西倒，沒一個站得住的。春泉於理財一道，素不講求，他的寶眷，太太姨太太，又都是非常的花用，第一回風潮還可以擋得住，第二回就吃不住了，一敗塗地，祥記也盤掉了。這會子也學周介山的法子，做那公館堂子生意了。只是市面不好，生意沒有介山那時的發達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介山呢？」

咸貴道：「介山可大得法了。他見秦少耕仗著美人的力量做到高官，也就率眷進京運動去了。照他的手段論起來，將來成就不見會輸給少耕的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馬靜齋怎樣了？」

咸貴道：「靜齋自祥記倒掉後，回去過三五個月，聽說他在故鄉，又發了一票大財呢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靜齋這人，賺錢本領真不小，三五個月怎麼就會賺了這許多錢？」

咸貴道：「靜齋的心計深不過，前年子，官場中剛剛議要禁煙，他就買了好多箱土，熬了一百多缸煙膏，囤積居奇。今年齊巧是荒年，那些遭災窮人，都拿了田房屋產的契單減價出賣，兜來兜去，沒個兒主顧。靜齋就大大的收買，價錢勒得非常的小，卻還不肯給現錢，拿煙膏來作價，每兩煙膏作價二千元，賣主拿了煙膏，到膏子店裡兜銷，膏子店估值每兩隻肯出錢一千文，他卻仍舊設櫃收買，每兩價值，比膏子店肯多出二百文。賣主雖大大吃虧，又因一家待哺，不得不賣掉。靜齋家裡谷米本囤積數萬石，這時光糧價飛漲，他才開倉出糶，每斗十六斤，作價一千四百文。這票生意，不知發了多少財也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靜齋本底是個光棍，那裡來這許多錢？」

咸貴道：「祥記換過兩回東家，那些錢都是那裡的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真瞧不出他營私舞弊手段，倒是一等。」

咸貴道：「現在世界，賺錢也真難。我上月因事到蘇州，耽擱在朋友家裡，那個朋友，是吃鴉片煙的。我問他現在挑膏是要捐執照的了，你執照捐了沒有？他說捐執照很是累整，我吃煙一競不捐照的。我問他不捐照好挑膏子麼？他說到中國舖子裡，果是不能夠挑，好在有個東洋人，拎著小皮箱每天送上門來，一錢煙膏只賣得一角小洋，一錢一匣，又便當，又便宜。我聽了，不覺大駭，東洋人做生意，真是無孔不鑽，連這種膏子生意也要來爭奪爭奪，中國人的飯不是更加難吃了麼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記得還有個俠客，叫作梅心泉的，怎樣了？」

咸貴道：「梅心泉到胡州去打抱不平，犯了一場人命官司，現在還在烏程縣監裡監禁呢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王祥甫、單品純怎樣了？」

咸貴道：「祥甫的厚生莊倒掉了，現在祥甫還押在新衙門裡頭。品純因為上海市面衰敗，到天津去創事業了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毛惠伯、李希賢如何？」

咸貴道：「惠伯倒還老樣式，不見好也不見壞。希賢也到北京去了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希賢趕到北京去做甚麼？」

咸貴道：「洋東叫他跟去的，聽說謀什麼借債事情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只一年工夫，幾個朋友水流雲散，倒的倒了，走的走了，吃官司的吃官司了，差不多一個都不在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電報局的文案賈箴金，現在倒著實可以，手裡頭著實有幾個錢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們就去瞧瞧如何？」

咸貴道：「也好，不過箴金這人奇怪的很，他對著別人頭高氣傲，很像一尊神佛，不知怎樣，一瞧見老婆的影子，就嚇得要不得。他那位夫人，偏又十分悍潑，稍有點子不如意，就拿箴金來出氣。有時光，拉住辮子打一頓，有時光揪倒在地連拍著耳刮子。箴金倒總是逆來順受，從沒有一回抵拒過。最好笑有一回，有個朋友送他兩壇惠泉酒，我曉得了，也是一時起勁，同幾個朋友辦了一席菜，到他公館裡嚐嚐惠泉酒風味。箴金見我們移樽就教，只得勉強敷衍，喊家丁燙酒來。家丁捧出三壺酒來，人多酒少，斟得兩巡就沒了。眾人都道，惠泉酒果然別饒風味，可再賜兩壺？箴金投奈何，親自起身入內，隔了好半天才捧出一壺來，面孔上現著一副懊惱的神氣。知道他受過夫人的排揎了，眾人偏和他玩，喝完了再叫他添，箴金紅著臉，瞪著眼，很露出躊躇的樣子。忽聞屏門後一片喧嚷的聲音，連嚷帶罵道，那裡來的這種惡客，喝了再要，要了再喝，三不罷，四不休，吵到個家宅不安，難道不曉得老娘是小器鬼麼？眾人只得紛然散去。次日，館子裡人去收傢伙，箴金的夫人定管不肯還，這幾隻碗盞，只好抵償我的酒錢，你要收，你自向叫菜的人收去。我們沒奈何，只得賠給了館子裡錢，喝喝酒，連碗盞都喝光的，你想奇怪不奇怪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箴金夫人竟這麼悍潑，我這會子才知道。但是他怎麼又娶一位姨太太在家裡頭？妻妾之間，怎麼又能夠相安無事？」

咸貴道：「你道他相安無事麼？他這位如夫人已經逐出去了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已經逐出去了麼？幾時的事？」

咸貴道：「半年多了。」

雅士道：「犯了什麼過失呢？」

咸貴道：「聽說是犯了姦情。這日箴金從電局回家，忽見他夫人，蓬著頭，趕出來，拍凳敲台，號陶大哭。箴金問他何故？」

他夫人道，你還要問，都是你這死不長進的，娶了那吵家精到家，吵得家宅不能安寧，我要算忍耐了，這會子，索性做出這麼的醜事來，連我的台都被他塌盡。

箴金道，他做什麼醜事，給你拿住了把柄？他夫人道，這種爛污婊子，面孔都不要的，竟會同車夫兩個幹那好事。我一竟當他規矩人，不去防備他，今朝青天白日，人都不避，兩個兒竟公然在房裡頭睡覺。你想想，你的家教何在，外邊人曉得了，你還好做人麼？」

箴金道，現在人在那裡？話還未絕，早被他夫人啞了一口道，你這不長進沒氣息的戒囊，敢是還捨不得那爛污婊子麼？你要他，你儘管去和他過日子，我情願一個兒回到原籍去。像你這種開眼烏龜，上海灘上我也沒有瞧見過。

箴金道，我不過問一聲是了，又沒有說一定要他。他夫人道，你到底還要他不要？到底還要他不要？一邊說，一邊用手指著他的臉，直問到額角上來，箴金嚇得退縮不迭。

他夫人道，你說呀，鼓不敲不響，話不說不明，到底要不要，請你吩咐一句。

箴金囁嚅道，悉聽奶奶吩咐，我總無有不依從。他夫人道，你是放屁，還是講話？

箴金道，是放屁，是放屁。他夫人道，你既然自認了放屁，我也不同你計較了，你那寶貝的姨太太，現在在巡捕房裡頭，你如果捨不得，快找去還不晚。

箴金一聲兒不言語。他夫人又道，這種爛污婊子，我看放在家裡終不是道理，還是請官府發了棲流公所罷。箴金諾諾連聲，一點兒不敢回駁。他夫人就叫廚子阿虎，上公堂做抱呈，請官判斷髮堂。箴金見了，只有吞聲飲恨而已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他夫人悍潑雖然悍潑，辦事倒頗有點子決斷。這事倘換了別家，一定埋埋虎虎，就這麼過去了，那裡有這麼的認真？」

咸貴道：「果然有曖昧事情呢，倒也罷了，這樁事情，聽說是冤枉的呢。」

雅士道：「姦情也有冤枉的麼？」

咸貴道：「是箴金夫人和車夫商議定當，叫他故意闖入姨太太房中，借事攀談，自己卻領了眾人一窩蜂擁進去，硬做姦情捉了出來。這是車夫講出來的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這也未免太覺寡情了。箴金這位姨太太，聽說曾受過他大恩的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倒不是麼。箴金患病時光，那位如夫人親調湯藥，目不交睫的服侍他，共有半個多月呢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要去候候他。」

咸貴道：「我有點子小事，不克奉陪了。」

胡雅士辭著自去，咸貴送過客回到裡頭，問道：「阿英可曾回來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還沒有。」

咸貴蹣跚道：「這起混帳羔子，只會吃飯，叫他辦辦事，這麼的不肯盡力。我曉得他又借端狂去了，回來揭掉他的皮，問這混帳羔子，下回可還敢這麼不敢？」

姨太太笑道：「老爺也沒有這麼的著急，少奶奶前天才回去，通只沒有三天呢，就這樣極吼吼去接，惹的人家愈加要講出不好聽話來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不相干，人家講人家的話，我做我的事，橫豎是我媳婦兒，又不是人家的媳婦兒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嫌疑總也要避避，少爺又不在家裡頭。前天少爺寫信來，不是說大人留兒婦不放，也當為兒別娶。這封信齊巧被三舅老爺瞧見了，說了無數的風裡言風裡語呢。怎麼這會子還不改改，將來傳的親戚朋友都知道了，看你怎麼還能夠做人？老爺你不要見怪，這是我一片忠言呢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忠言忠言，都是假公濟私的話，你們婦人家，無非是含酸吃醋，那裡有甚好心思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我是好話兒，老爺不聽也只要由老爺。」

正說著，老媽子報說阿英回來了。咸員道：「喚他快進來見我。」

老媽子出去，一會子，領著一個小子進來，想來就是阿英了。阿英見了咸貴，回道：「家人到袁公館，袁老爺問小人來做甚麼？小人就達上老爺意思，說是要接少奶奶回去。袁老爺聽了，半晌不答語。小人又說一遍，袁老爺道，老太太疾還沒有大好，還要留小姐多住幾天，橫豎姑爺又不在，多住幾天也不妨事。」

咸貴道：「壞了壞了，你可怎麼樣說呢？」

阿英道：「小人說千年不斷娘家路，不然呢，少奶奶多住幾天也不要緊，現在家老爺接著家少爺京中來信，曉得即日就要回家，所以就要接少奶奶回去。袁老爺道，既然這麼著，等姑爺回來了再來接也不遲。小人又說，家老爺意思叫少奶奶早點子回來部署。袁老爺只顧吸水煙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小人只得跑了回來。」

咸貴道：「沒中用東西，叫你接接少奶奶也接不動，真是飯桶。我問你，除了吃飯之外，還會點子什麼？」

一陣排揎，嚇得阿英諾諾連聲而退。咸貴喝道：「回來。」

阿英只得一步步退回來，垂著手，眼望咸貴，只聽發話。咸貴道：「我沒有叫你滾，你就要緊滾了麼？不成器的東西。」

阿英連應了幾個是。咸貴道：「喊長腳來，我有話吩咐他。」

阿英應著出去，咕嚕道：「爬灰的也盡多，從沒見有這麼的爬法，極形極狀，一刻等不到兩時辰。」

說著，早到門房裡，長腳問他做什麼？阿英道：「老爺喊你，有好差使呢。」

長腳道：「甚麼好差使？」

阿英道：「你進去自會曉得。」

長腳走進，見過咸貴，咸貴道：「快去快回，放部馬車一同去，請少奶奶就坐了原車回來。倘然袁老爺不肯放，你就說家老爺有點子不爽快，接少奶奶回家服侍。」

長腳應著要行，姨太太喊住道：「虧你說出這麼的話來，被親家聽見了不要笑死麼？翁翁有病，如何好叫媳婦兒服侍？」

咸貴道：「不錯，你的話很是。怎樣說法才好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還是說太太有病還順一點子。」

咸貴道：「聽得麼，說太太有病，不要說我老爺有病。」

長腳道：「是是，袁老爺問起老爺，我就回老爺身子很強健，飯也吃得下，屎也撒得下，路也走得動，只不過心心念念牽掛著少奶奶。」

咸貴怒道：「混帳，誰叫你說的？不許混講。」

長腳應了幾個是，駕著馬車自去了。咸貴候在家裡，熱鍋上螞蟻似的跑來跑去，滿身不得勁兒。好一會，聽得車輪聲響，只道少奶奶回來了，慌忙奔出去瞧，卻是隔壁人家客人來拜，望了個空。又等了一會子，長腳垂頭喪氣，駕著空車而回。咸貴問怎樣了？長腳道：「袁老爺說今晚天晚了，要來明朝來。」

咸貴跳起來道：「他女兒嫁給了我們，還敢這麼的硬作主，真是不講理。我自己接去，看他放不放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通只夜巴天，我勸老爺就這麼著罷，不要鬧笑話兒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你婦人家懂點子什麼？」

忽見阿英進來，報說孫達卿求見，說有要事。咸貴皺眉道：「我才要出去，偏偏又有客人來了，你去回他，說我不在。」

阿英應了幾個是，卻依舊站著不走。咸貴問他為甚不走？阿英囁嚅道：「小人才說老爺在家，這會子怎麼好說不在呢？」

咸貴怒喝：「誰叫你說我在家，我在不在，你會知道麼？」

阿英道：「小人就去回說不在是了。」

說著要走，咸貴道：「說過在家，又回說不在，明明是我怕他了。」

阿英嚇得不敢回話，瞪著眼只看老爺。咸貴道：「說我就來相見。」

阿英應著出去，咸貴也就踱了出來。達卿起立相迎，咸貴不及寒暄，就問：「達翁光降，有何貴幹？」

達卿道：「敝同事馬靜齋，和咸翁先生是很要好的，現在聽說他在北市租界上要開設一片莊號，可否懇求吹噓吹噓？」

咸貴道：「我和靜齋認雖是認得，但是泛泛的很，並不十分知己。你和他是老同事，此事何妨自己直接去談，何必托人轉述？」

達卿道：「兄弟的為人，靜齋也還相信得過，此事直接原也不礙什麼。只是拜托咸翁，好像道理上週到一點子。」

咸貴道：「我看還是直接的好，你竟其直接了罷。」

達卿見他聲口不封，只得辭著自去。咸貴送也不送，只說一聲有空過來談談。見他走出了大門，就喊阿英過來，吩咐道：「以後凡是整腳人上門，一概不許通報。」

阿英道：「小人因見孫先生一竟進出的，是個熟人，才替他回一聲。」